



春秋列傳
鄭衛
匏

□ 12
3073
5



12
3073
5

春秋列傳卷五

錫山錢 普以德校閱
閔中劉士忠純鄉同校

鄭

祭足字仲足鄭大夫也其先為祭封人因以為氏鄭武
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
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
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
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
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蔓草猶不可圖况君之寵弟乎不聽既而太叔將襲鄭
莊公伐之逐諸鄆而克之二十四年祭足帥帥取溫之
麥既又取成周之禾三十六年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
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三十七年王以諸侯伐鄭祭足從鄭伯敗王師于繻葛

祝聃射王中肩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初祭足有
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欲
立之宋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
宋莊公四十三年夏莊公卒昭公立宋人誘祭仲而執
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
以厲公歸而立之秋昭公奔衛祭仲立厲公四年祭仲
專公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
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
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

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是以厲公懼奔蔡而昭公復歸于鄭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渠彌懼誅弑昭公而立子亶明年子亶從齊侯會于首止高渠彌相秋齊人殺子亶而輟高渠彌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祭仲卒逆子儀於陳而立之

叔詹公族也厲公季年齊桓始伯時詹爲執政用兵伐宋又不朝齊齊人以其貳也將討之鄭乃殺詹往謝齊因執之未幾詹問其故逃於魯遂自魯復歸鄭文公二

十年齊桓會諸侯盟于甯母太子華以洩氏孔氏子人氏爲訐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聞也齊桓乃止楚子過鄭入享鄭夜出文芊送於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鄭公弗禮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久要而無累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

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曰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曰載其德徂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釐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有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盍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

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繁蕪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重耳反國四年誅觀狀興師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退詹請往公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佐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梃

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禮而歸之鄭人以爲將軍

公子駟字子駟穆公子也初成公之世晉楚爭成鄭甚病之十四年子駟乃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已而公薨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可違也從之僖公之爲太子也與子罕適晉不禮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旣立而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

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子駟奉而立之次年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年子國侵蔡有功楚子囊於是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

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間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絕于晉三年晉知武子以諸侯之

師圍鄭子駟遂受盟于戲將盟子駟及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蔓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盤盪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冬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

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子駟又嘗為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簡公三年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殺子駟子國子耳劫公如北宮

公孫舍之字子展子罕之子也簡公三年楚伐宋衛侯救宋師于進牛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猶不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使皇耳帥帥侵衛於是晉侵鄭鄭既患晉楚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也吾乃固與晉大夫

皆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
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
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於是子展侵宋諸侯伐鄭乃與晉行成楚子囊將以秦
師伐鄭公逆之更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觀兵于東門
鄭復行成晉趙武入而與公盟子展出盟晉侯初子駟
之遇害也子孔代當國政子孔專欲去諸大夫十一年
子孔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
子聞之使揚豚尹冝告子庚故子庚治兵於汾子驕伯

有子張從公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子展知子孔之謀
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故庚伐鄭門于純門信于
城下而還十二年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
罪以其甲及子單子良氏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
之殺子孔而分其室簡公元年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
子產為卿十五年游販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
館于邑已而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其子
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
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

惡也十七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明年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祝板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使子產獻捷于晉冬子展子產如晉拜陳之功二十二年子展卒

罕虎

字子皮子展之子嗣為卿於是鄭饒而未及麥民

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子皮外寬內明好善而能擇故於國最愛子產時國多大族其黨不一有欲害子產者子皮嘗抑之子產欲行則子皮止之子皮為政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二十三年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鄭介於大國自厲公已來晉楚爭盟鄭無日不受其師及子產為政慎之以禮重之以辭

非義不動非信不言不苟於利凡有所為必要與終以是諸侯多親之民靜國安子皮之由也二十九年子皮知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子皮卒子產歸自晉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矣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簡公元年鄭人欲媚于晉使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燹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

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三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西聞盜不倣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尉翮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

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二年子產始為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卻之及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閔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虜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

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

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
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
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
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
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晉程鄭卒子產始知
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
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嘗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
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

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簡公以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
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
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下且子
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
十九年楚人及秦人侵鄭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
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
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為
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
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

而後獲之二十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楚人從之遂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覺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於是楚師入于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二十一年子產相公如楚二十三年復相公如晉六月如陳蒞盟伯有子皙之爭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能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

所乃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怒鄭人之盟已也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址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死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之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旣授子產政有事伯石子產賂之

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
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
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
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
命之又辭如是二乃受策入拜子產以是惡其為人也
使次已位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
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
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
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
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四年
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
盪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
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以

是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閤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
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
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
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
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
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
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則恐燥
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
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

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
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
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
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
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
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是無所蔽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
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

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實不德而以隸人之
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
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
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
辭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
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
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
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
之豈惟二三臣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
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
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
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
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

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二十五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於公孫段氏子產使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

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徐吾犯之妹美公

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遂適子南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遂放之於吳六月為游楚亂故公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十五年晉侯有疾公使子產

如晉聘且問疾晉人以實沈臺駘為問子產對之辯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犇櫟邾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二十六年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季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

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靈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
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任
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
司寇將至乃縊于周氏之衢加木焉二十七年公如楚
子產相楚靈王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
田江南之夢二十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
遂合諸侯會于申子產相鄭伯先在焉椒舉言於王曰
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宋

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使問禮於
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是
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
令於國國將若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杜稷死
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
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子
產聘于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韓宣子送客私
問焉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

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吾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公孫段既死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晉韓宣子辭之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彊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愛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晉之葬平公也子皮

如晉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三十六年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壙弗毀則日中而壙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

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無損於
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定公立往朝
於晉晉將享之子產相辭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
元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
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
亦如之旣而尋盟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
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
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
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甸

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
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
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
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
許之旣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
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晉韓宣子來聘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公子
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韓子買諸賈人
旣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

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母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管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謂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辯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辯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皆賦以見鄭志既皆賦宣子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

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敢藉手以拜秋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執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五年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筆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四國皆火明年竈復曰鄭又將火請用玉子產竟不與亦不復火語具裨竈傳中鄭之未灾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氓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

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薨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柩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大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鄺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是秋大為杜榘以禳於

西一作四

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太叔之

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晉之邊吏來讓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駟偃卒于

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其弟子瑕子產憎其
為人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
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
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
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
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
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
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乎

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
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
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是歲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
外洧澗國人請為榮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
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
求於我乃止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
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
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勿死焉故寬難
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勿盜取人於

崔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
攻崔符之盜盡殺之盜乃少止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之
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
之為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
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勿為辭令與
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
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子太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簡公二十

一年公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
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於晉而
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
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
也寡君是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
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離命
是聽其毋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
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

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得久乎易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秋遂如晉告將朝于楚及冬楚子卒晉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往見衛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恊比其

鄰婦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歸之子產治游楚之罪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囚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十七年太叔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恊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

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
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
吾又將來賀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
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退子太叔告人曰張
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定公八年子產卒太叔為
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
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
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
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
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
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
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
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
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
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
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

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
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
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
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
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故先王尚之故人之
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
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獻公二年晉頃公之喪公使游吉
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恒人之喪子西弔
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

也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
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
不虞之患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
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
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
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
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
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
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其豐則寡君

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國圖之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于召陵子太叔還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敢忘之

燭之武鄭大夫也文公三十六年晉文公為公子過鄭公不禮焉明年晉文公立後六年晉文公及秦圍鄭討其無禮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
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
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
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
用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

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不聽乃還

公孫揮

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十七年聘於晉二十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讓功子展而辭其賞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二年楚康王卒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未幾圍果弑郟敖而自立焉二十四年衛侯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

出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辯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子羽且使奴為辭令與裨諶乘之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以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二十五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

仲

大大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芥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有備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之大夫盟于虢公子圍設服離衛衛叔孫

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滿宮有前不亦可乎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子羽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誓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懲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樂王鮒曰小曼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既退子羽語子皮曰叔孫紇而嬖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

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大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也

穎考叔 穎谷封人初莊公之母武姜生公及叔段姜氏以寤生惡公故獨愛段常欲立之及段將襲鄭公伐之于鄆段奔共公遂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聞之或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獨未

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關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考叔之力也三十二年公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考叔爭車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庚辱傳於許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豶行出大鷄以詛射考叔者

附

裨竈者鄭大夫也鄭簡公二十一年秋八月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二十四年秋鄭人殺其大夫伯有先是十二年公孫蠆卒將葬公孫揮與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至是伯有死如其期焉三

十二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大木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三十四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後七月戊子晉侯彪卒鄭定公五年冬有星孛于

大辰西及漢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竿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衛

石碛衛大夫也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宦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

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碛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卒弑桓公

春秋列傳卷五
自立為君既而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其父碭曰王
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
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碭使告于陳
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
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
州吁于濮石碭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
石碭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石祁子

衛大夫石駘仲子也衛惠公之十年宋南宮萬

弑其君閔公出而誅其黨猛獲奔衛宋人使請猛獲於
衛群臣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
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喪一國與惡而棄好非
謀也衛人歸之初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
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
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王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
子兆故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孔達叔

衛大夫成公五年晉文公伐衛公出奔孔達

從之既復使為政七年諸侯朝晉成公不朝使孔達侵

鄭伐繇訾及匡十年晉合諸侯伐衛圍戚取之獲孫召
子成公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故孫達帥
師伐晉陳侯爲衛請成于晉晉人不許乃執孔達以說
之後二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穆
公三年從晉宋曹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旣而陳貳
於楚故宋師伐陳孔達救之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
討我則死之明年晉以衛之救陳討焉使人弗去曰罪
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
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
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然以其成勞也復室其子使復
其位

孔惲 莊叔之後文子圉之子也事衛侯輒爲卿輒父蒯
聃不得立居于戚蒯聃之姊伯姬孔惲之母也伯姬潛
入蒯聃于孔氏逼其子與之盟故孔惲出輒而立蒯聃
是爲莊公莊公旣立而德之乃銘孔惲於鼎公曰叔舅
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惲再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
命施于烝彝鼎明年莊公逐孔惲孔惲出奔宋

孔桓子良夫 衛大夫穆公十一年及石稷等侵齊與齊

師遇石子欲還桓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勿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衛師不利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其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

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巴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以卻獻子之有宿憾於齊也主於卻獻子晉侯許之乃從獻子敗齊師于鞏定公元年又從獻子伐齊魯如潰是歲冬衛使孫良夫聘魯且尋盟時晉荀庚亦聘魯尋盟焉魯人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卿衛在晉不得爲次焉晉司夏盟其將先之遂先盟晉桓子受盟而還四年從晉伯宗伐宋討辭會也桓子卒子林父嗣

齊莊子

速稷仲靜之子也爲衛之正卿莊子始事懿公

懿公無道不愛士而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公將戰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甯莊子失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癸澤衛師敗績懿公死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石祁子甯莊子曰不可待也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莊子以君死國散故立戴公申以廬于曹戴公

立十數日而薨復立戴公之弟燬是爲文公文公遷于楚丘十八年邢人及狄人伐衛圍苑圃文公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邢人猶留距衛衛人以爲憾明年秋文公將伐邢以報苑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自齊過衛時文公以邢狄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

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晉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娶者必武族也武族惟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其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二十四年公子重耳反國是爲晉文公文公立修霸業以求諸侯明年衛文公卒子成公之晉人未能釋憾於衛而成公復貳於楚故晉師討焉衛人欲求說於晉出成公成公出奔楚遂適陳國幾亡卒如莊子之言莊子卒子武子俞嗣

北宮文子他北宮懿子括之孫也懿子生遺遺生文子

襄公二年文子相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文子言於公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執

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及楚見令尹圍之威儀
言於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
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
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
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
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内外小大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
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
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
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
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矣文王
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率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
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

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
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諫字伯玉衛大夫獻公十三年孫林父以大師歌詩
故懼離禍將謀出之入見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
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
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關出既而復之三十年
甯喜以父命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
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三十三年吳季札適衛見瑗
與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忠也靈公立嘗與夫人夜

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
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
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
信節不爲寘寘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
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
視之果蘧伯玉是時伯玉賢行孚於國公亦知之以嬖
於彌子瑕故而不能用史鮪堅言於公公不聽鮪將死
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
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

從之公往吊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他日伯玉與公叔文子升瑕丘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伯玉嘗使楚逢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王因與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吾善用之蚘黃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

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是晉善用之今臣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楚王追子皙而還之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於當時所與善者於齊則宴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矣其言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則記禮者深有取焉

晉文公 晉莊子子也晉文公爲公子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晉師

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已而晉及齊盟于欵孟成公乃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武叔以攝位或訴元咺於公曰立武叔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以武叔故復公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

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甯武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而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武叔之死也出奔晉以訟於晉侯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公不勝晉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籥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魯侯爲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乃釋公公使
賂周欽冶靡曰苟能納我吾使而爲卿周冶殺元咺子
適子儀公復歸于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
明年秋圍衛衛遷于帝立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
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
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
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從之十二年公
使甯武子聘于魯魯侯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
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

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
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
弓一彤矢百絃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
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武子之子曰
相相之子曰殖

史記字子魚亦曰祝佗靈公二十九年劉文公合諸侯
于召陵謀伐楚將會早行敬子言於公曰會同難嘖有
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
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去二

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
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
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臯鼬晉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長弘曰聞諸
道路不知信否聞蔡將先衛信乎長弘曰信蔡康叔之
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於周爲陸分魯公以大賂大旂夏后氏之
璜封父之繁弱般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

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
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
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
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棧
旃旌大呂般氏七族陶氏施氏懿氏錡氏樊氏饑氏終
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
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
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
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姑洗懷姓九宗

職官五正命以康一作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
 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
 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基
 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囚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
 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
 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
 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
 昭也晉武之穰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友

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
 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申午鄭
 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
 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
 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孫文子林父桓子子也林父嗣爲卿爲定公所惡四年

林父出奔晉十二年公如晉晉侯欲以林父見公不可
 旣歸晉侯使卻犇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定姜曰不可
 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

不猶愈於亡乎君其怒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公見而復之公薨孔成子甯惠子以公命立敬妣之子衍是爲獻公定姜見其不哀也欲廢之旣以爲言大夫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共重器於衛盡賞諸戚而甚善晉大夫十一年文子聘於魯且尋桓子之盟公登亦登穆子有辭亦無悛容魯人以是知其必亡也十八年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

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而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於是立公孫剽是爲殤公林父與甯喜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殤公十二年甯喜納獻公伐孫氏林

父敗遂弒殤公林父以戚如晉衛人侵戚東鄙林父朔于晉
 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
 擊林父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獲殖綽復朔于
 晉晉趙武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
 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獻公會之晉人以林父故執甯
 喜北宮遺公如晉晉人亦執公囚之於士弱氏齊晏平
 仲私於叔向曰晉為盟主而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
 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乃許歸公初孫蒯田于曹隧飲
 馬于重丘毀其重瓶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

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於是孫蒯伐曹取重丘

甯悼子喜 惠子殖之子也定公末年晉郤犇來聘公享

之惠子相若成叔傲惠子曰郤犇其亡乎古之為享食
 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
 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已而果然公
 有疾使惠子與孔成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公薨
 子衎立是為獻公獻公不禮於孫文子甯惠子二子怒
 共謀出之公奔于齊惠子與孫氏立公孫剽相之以聽

命於諸侯既而悔之將死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卒悼子立獻公聞是言也使與悼子言悼子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妣疆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悼子告遽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

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一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厥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悼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悼子悼子復攻孫氏克之遂殺殤公及太子角而納獻公獻公既復而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

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於是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衛獻公母弟也獻公十八年公出奔齊子鮮從魯襄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歸復命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廢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

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挽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三十年衛侯衍復歸于衛使子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

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喜君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再攻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甲午衛侯入三十一年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夏免餘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鱗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上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

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春秋列傳卷五

春秋列傳卷五

五

